

前驅者

風滿樓叢書第六種

前驅者

——他的寓言與詩歌——

紀伯倫著
劉廷芳述

卷頭言

近東畫家詩人格里爾紀伯倫，致利亞，柏香山人，生於一八八三年，卒於一九三一年。十二歲時，遊美，旋返東方，入柏魯之阿珥希克瑪大學。一九〇三年，再遊美，住波斯頓五年。繼而漫遊歐洲，在巴黎攻美術。一九一二年以後，卜居紐約，專治文學與繪畫。平生文學作品，有亞喇伯詩文若干種，英文創作六種，曾譯成十四國文字，名重一時。

紀伯倫之詩文與其藝術作品相似，渲色鍊句，別具風格，孤高不羣，無塵俗氣。命意深邃，描寫精微，用近東民族之口吻，寫警世之婆心，絕不墮說教者之理窟與笨態。西方文藝批評家，許爲近世散文詩及小品文中之上品，良有以也。

我酷愛紀伯倫之作品，不自量，願爲紹介，惜間隔無文，僅能略述大旨，未敢言逐譯也。國內作家，有同好者，賜以教益，或另刊精譯，俾償宿願，固所望也。

紀伯倫英文作品六種；先知已由燕京學友冰心女士譯述，一九三二年新月書店出版。我所譯述者，有瘋人，一九三〇年，由北新書局出版，有人之子，現正刊載真理與生命月刊。其他沙與沫，地神亦在譯述中。而前驅者一書則於一九三一年即已從事試譯，在真理與生命月刊及微音月刊曾載數篇。今春南行省親，於津浦道上，續成全書。脫稿時，適值姻丈吳達銓先生暨其德配陳夫人五十雙壽，奉慈命敬以譯稿奉獻。達銓先生為我國經濟界近代「前驅者」之一，博學工詩而豪於飲。紀伯倫之靈有知，或以多得一東方知己為樂，而恕獻曝者之冒昧歟！

一九三三，莫春。

風滿樓主人

目錄

前驅	一
神僂	四
愛	九
隱王	二
獅女	六
暴虐	一〇
聖人	三
財閥	四
大我	五
戰爭與小邦	七
批評家	八
詩人與酒	二〇

前 驅 者

風信鷄

三三

醉君

三三

從我更深的心中出來

三四

朝代

三六

知與半知

三九

一張雪白之紙如此說

四二

學者與詩人

四三

價值

四六

其他諸海

四七

悔改

四八

垂亡人與鷹頭

四九

我的孤單以外

五三

最後的一更

五五

自 錄

前 驅

你是你自己的前驅者，你所已經造成成功的高樓，不過是你偉大「個我」的基礎，這個「個我」也要成爲一個基礎。

我也是我自己的前驅者，旭日東升時，在我前出現的長影，在正午的時辰，要收聚在我的足下，然而旭日再上昇時，又有一個長影，會現在我的足前，那個長影，在又一次正午的時辰，又要收聚在我的足下。

我們以往，已經是自己的前驅者，以後也常是如此，凡我們已經收聚的，與我們將要收聚的，不過是未耕的田地中的種子。我們是田地，我們也是耕田者，我們是收穫者，我們也是被收穫的。

前 驅 者

你當初是霧中一片遊行的欲念，那時我也在那裏，也是一片遊行的欲念，當時我們彼此尋求，在我們熱切的誠意中，發生了夢，夢是無限的時光，夢是無量的空間。

你當初是生命活動的唇上一片寂靜的言辭，我那個時候，也在那裏，也是一片靜的言辭。當時生命把我倆說出來了。我倆從此經過多少年代，直到如今，昨日的記憶，與明朝的欲望，在我倆心中活潑潑的澎湃，因為昨天是已戰勝的死亡，明朝是追逐的生。

如今我倆在神的手中，你是他右手的太陽，我是他左手中的地球，你發光照耀，我是被照，然而你也不比我亮。

我倆，太陽與地球，也不過是一個更大的太陽，更大的地球的起頭。我倆常是起頭。

前 驅

●
●
●
●
●

你是你自己的前驅者，你是我國門口的生客。

我也是我自己的前驅者，雖然坐在我樹木的蔭中，似乎毫無行動。

前 驅 者

神 僂

沙漠中有一位夢想家到沙利亞城中來，衣杖以外，身無長物。

走過街市時。他注視城中的廟宇與宮殿，驚奇贊嘆。因為沙利亞城的建築是非常壯麗美觀。他常與路人攀談，訪問城中一切。然而城中居民不懂他的話，他也不懂居民的口音。

正午時，他在一座很大的旅舍門前止步。這旅舍是一座黃色大理的建築。居民隨便的進出其門。

「這一定是一座神社」，他自言自語的說。他於是乎進去了。進去之後，却很驚異，因為這是一座極富麗的大廳。

大羣男女，圍坐多數筵席，豪飲歡宴，欣賞音樂。

夢想者說：「否，否，這決不是禮拜，這是君王爲臣民所設的筵席，爲的是要慶祝一件重大的事故。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有一個人來，他想必是王的侍者來招待他。叫他就坐，用美酒佳肴饗他。

夢想者醉飽了，便起來離開，到了門口，一位穿盛服的偉人攔阻他，不容他出去。

這偉人用城中的話語告訴他說：「先生，你吃了喝了，還未付錢。」

然而夢想者，聽而不懂。再三向他致謝。

偉人沉思，仔細地再觀察夢想者，他才知道他是一個異鄉人，身上所穿的是一件縐袍，他真個是無錢償所用的飲食

。於是乎擊掌傳令，當時便有四位城中的巡士應聲而至。他們受偉人的命令，便挾夢想者去，左右各二，並肩而行。夢想者看見他們四人服妝的莊嚴，心中非常愉快。

「這些人」。夢想者說：「必定是高貴者。」

他們同行，一直到了審判廳，便進了廳。

夢想者看見，坐在寶座上，一位尊嚴的長者，衣大禮服鬚髮飄然。他想，這必是君王了。他覺得能來入覲，是很榮幸的。

巡士向審判官，就是這位長者，陳訴夢想者所犯何罪。

判官聽了，委派兩位辯士，一位正式起訴，一位代替夢想者辯護。夢想者在旁，聽而不懂，以爲這兩位所說的都是歡迎他的演辭。他心中非常的感激君王如此的款待他。

審畢，判夢想者有罪。懲罰之方法，就是將所犯之罪寫在牌上，將牌掛在頭頸，要他騎無鞍之馬遊街，有鼓吹在前導行。這懲罰當日便執行了。

夢想者騎在無鞍馬上，遊行街市，因鼓吹者在前導行，便引起市民注意。聞聲而來者很多。看見的人，無不譏誚他。因為他想那懸在頭上的，是君王褒揚的恩詔，那跟他走的羣衆，是向他致敬的侍從。

正在遊街時，他看見羣衆之中有一位也是從曠野中來的和他自己一樣。他心中樂極，大聲招他說：

「朋友！朋友！我們到底在什麼地方？這到底是什麼城？！能這樣使人賞心樂事？！這城市的居民是何等殷勤待客的主人？！他們在皇宮中宴客，他們的君王在客人胸頭，

懸掛紀念品，讓他享如同天上下降的城市中殷勤招待！」
那也是從曠野中來的人，不答。他祇微笑，稍微搖頭而
已。遊街者，繼續向前行。

夢想者昂首得意，雙目大發光輝。

愛

人說豺虎與山鼠，
共一個水源飲水，

就是獅子常飲的山溪。

人說鷺鳥中的鷹鷂，

同在一個屍身上飽餐，

在死物之前，

他們却彼此相安。

愛啊！你權能的手腕，

曾經控馭我心諸般欲念，

將我的飢渴提高，

成爲威權體面。

如今我向你懇求

莫使我的壯力，恆心，

無知的狼餐狂飲，

一切能引我懦弱的心懷。

寧可使我苦飢

寧可使我焦渴

寧可使我慘酷死亡……

前 驅 者

愛

非你所祝之餐，
千萬莫容我染指！
非你所斟之盃，
千萬莫讓我沾唇！